

落水天

□佟掌柜



话!我和你妈早晚得回家住。这时候咱不伸把手,以后在乡亲们面前会抬不起头的……”朱毅冉突然想起小时候,她在河边玩时失足落水,被村里的永信叔救起的事。

那天晚上,她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半夜,她对也没睡着的母亲说:“妈,我们也回去吧。”

母亲惊讶地看着她,似乎不相信她的话。

朱毅冉眼圈红了:“妈,我也怕这时候不回去,日后不会安心。”

母亲猛地抱住她,哭了:“小冉,你长大了!妈真高兴。”

半年后,朱毅冉看着父母蹲在村口那棵百年的老槐树下和叔叔大爷们说笑,想起在深圳时,父亲戴着老花镜,跟网络学做猪肉炖粉条时不住嘴的唠叨,她突然发现自己太自私了。她问自己,想过父母背井离乡的感受吗?想过父母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吗?

朱毅冉决定参加县里公开招聘教师的考试。拿到学校录取通知单那天,父亲

喝了不少酒,还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他跟母亲念叨:“我这心终于踏实了。虽说做直播是赚钱,可那长久不了。”

雨刮不停地刷着车窗上的雨水,朱毅冉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她上班第一天的情景。学生们怯生生、参差不齐地喊“老师好”时,澄澈的眼神多么像纳木错的湖水,将她的心灵涤荡得一尘不染。

她吁了口气,摸了摸微隆起的腹部,自语道:“儿子,妈妈永远不离开你,不离开家乡,我们的根在这里啊。”

佟掌柜

原名佟惠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作家文摘》《小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作品被译为日韩等国文字,出版小小说集《孔雀眼》。

身去了深圳。先后在几家文化传媒公司做文员和短视频制作,但都没干长。后来,她开了个直播间。因为她长得漂亮,口才好,还有股文艺范,一年后涨粉十六万。为了多卖货,她将父母从老家接过来,一家三口挤在租来的四十二平方米蜗居里。一到晚上,鼾声如雷的父亲总让她忍不住将衣服撇过去。好在两年后,她买了一处八十平米的二手房,这才结束一家三口连一顿饭都不舍得去外面吃的境况。

她根本没想过,一场暴风雨竟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那天,她头戴及腰的仙女假发正在做直播,父亲突如其来的叫声打乱了她的播音。她刚要发火,见蹲着拆包装的母亲神色紧张地跑出去,心里猛然一紧。长这么大,她还从没见过父母如此不镇定。她赶忙对镜头飞吻:“亲们,对不起,发生特殊状况,直播暂停,爱你们……”

她来到父母的房间,见父亲盯着的手机屏幕上正在播报新闻:“从14号开始,永吉县七天内两次遭遇暴雨袭击,洪水导致多个乡镇受灾……”

父亲指着一片汪洋中,救护队员背着的人喊:“小冉,快看,是你李大娘!”说完,他焦急地在地上踱着,“咱家房子也不知道咋样了。不行,我得回去,你赶紧给爸订票。”

父亲走后,一连几天母亲都心神不宁,朱毅冉也没心情直播,说不清为什么,内心总是沉沉的。晚上,她给父亲打手机,询问家乡的情况。手机里传来父亲断断续续、气喘吁吁的声音:“咱家也淹了……爸正帮着村上发消杀药呢……”

“爸,你何苦非要回去?咱以后也不回去住了……”

父亲打断她:“你这孩子,说的什么

九指蟹王

□方言

高个儿热情地和李洋打招呼的同时,也和我打了招呼,第二个“您好”便是问候我的。我向他点点头,示意他先忙手里活儿吧。

瘦高个儿名不虚传,身高一米九以上,是整个水产大厅里的第一高人。李洋告诉我瘦高个儿叫陈文东,以前是跳高运动员,拿过大学生运动会的跳高冠军。后来,腿受重伤退役的役。我感觉李洋对瘦高个儿很了解,便问他:“你是不是常来市场?”

李洋说:“虽然常来,但我和他第一次相识并不在这里。”

“你们以前就认识?”我很好奇,感觉这中间好像还有故事,“我觉得肯定不应该是运动赛场吧。”

“在派出所。”

这时,陈文东已经把前面一个顾客买的鱼收拾妥当,装进一个黑色塑料袋后,热语相送之后,便来招呼我们。“两位哥,想挑什么鱼啊?”

李洋向我努嘴儿,我说:“甲鱼。有吗?”

“有。要多大的?”

我被陈文东问得有点蒙圈,不知怎么回答。陈文东看出我的难色,便挥着渔抄,迅速地从我身后一个突突冒着水泡的水池里,捞上一大一一小两只甲鱼。“这只最大的三斤多,那只是最小的,大约一斤。您打算怎么吃?几个人吃?”

我如实相告了岳父的病情。陈文东说:“那就要这最小的吧。如果您岳父吃不惯,也不至于浪费太多的钱。肿瘤很不好治,是个烧钱的病。”

我点了点头。他短短的几句话,把我

的心都说热了。岳父患病以后,已经七七八八地花了十余万元。以前每天早餐我都喝一杯鲜牛奶,现在我都主动把奶停了,后来我发现妻子的面膜也有半年不做了。

“我帮助您收拾了吧。”陈文东说。

“太好了,谢谢你。”

就在这时,有一位家庭主妇拎着一个装着水产的黑色塑料袋,走到了过来。“大陈,你帮我称称这虾够不够二斤。”陈文东接过妇人递过来的袋子,刚要往自己的秤上放,旁边就跑过来一个缩头缩脑满脸赔笑的鱼贩。“大姐,刚才装袋子时,蹦出来几只。咱谁也没注意。”说着,那小贩便一把大虾放到了袋子里。

“这是最后一次!”陈文东指着秤上的虾袋,怒视着那小贩。他声音低沉,很具震慑力。小贩自知理亏,低眉臊眼不敢抬头,给陈文东和那女人各深鞠一躬,才灰溜溜地跑回自己的摊位。

我也被严厉的陈文东震慑住了。他怒目圆瞪向小贩发出警告时的神情令人胆战。我没想到在私欲横流的今天,还有这样心中充满正义感的人。

走出水产大厅时,我问:“李洋,陈文东的秤是工商部门设置在市场的‘公平秤’吗?”

“不是。”李洋问:“你看到他刚才指向螃蟹袋的手指了吗?”

“看到了,又长又直又粗!”

“他用的是中指。”

李洋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刚刚确实看到的是他的中指。按常理,人用手指东西时都是食指。可是他为什么……?

“你听说过‘九指蟹王’吗?”

“有一点耳闻。”李洋这么一说,我倏然想起妻子好像说过九指蟹王这词,但从没有细问过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他?”

李洋深深地点,说:“对,他就是老百姓口口相传的‘九指蟹王’,他少了一根食指……”

“‘九指蟹王’!原来就是他啊!”霎时间,我为有幸结识百姓口中传说中的“九指蟹王”,既惊诧又兴奋。“‘九指蟹王’是因为抓螃蟹时被蟹钳夹断的食指么?”我于猜测中好奇发问。

“你这么也能算对。没说错。几年前这个市场秩序很混乱。有一天我妻子来这个螃蟹时,被如螃蟹一样横行的恶贩斤少两还恶语相击。那时陈文东刚刚盘下3号摊位,他为我妻子购买的螃蟹再次称重时,被刚才卖给她螃蟹的商贩看到,那人挥着渔刀便朝陈文东冲过来……”

那一回,陈文东挺身而出,被水产大厅横行多年的一只“螃蟹”钳断了一根手指,恶贩被绳之以法,他以九根手指树立威信和口碑,规范了市场秩序,便被百姓颂为“九指蟹王”。

方言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小说月报》《参花》等报刊。出版长篇小说《一辈子也别丢下我》等四部。

又下大雨了。朱毅冉在班级微信群发布完学校下达的“停课半天,等待暴雨终止”的通知,又挨个给家长留言:“请务必看护好孩子”。发完最后一条信息,她点开手机音频,孩子们犹如天籁的歌声“落水天,落水天,有人在身边,月光,出来哩,阿民,还毋转屋家……”传了出来。她走到窗前,见校园门口高高矮矮撑伞的背影陆续远去,刚要转身离开,见一名学生背着书包跑出教学楼,只一瞬间,瘦弱的身体就在湿透的校服下显了形。

朱毅冉连忙拉开窗户喊:“同学,快回来。”

男孩转身抬头,见不认识喊他的老师,站在那儿发怔。

“快回楼里,老师这就下去。”朱毅冉拿着雨伞下了楼。

开车送小男孩回家的路上,问他为什么家长没来接,男孩支吾了好一会儿才说:“奶奶……有事。”

朱毅冉想,男孩的父母一定去外地打工了,奶奶的身体也许不好。她将男孩送进单元楼,正要返回学校,见男孩从门栋出来,冒雨跑进楼对面的车库。朱毅冉跟了过去。车库里烟雾缭绕,饭食、劣质香水、潮霉的气味混杂,几台麻将桌前穿着各异的男男女女正在酣战。朱毅冉见小男孩正从一个身穿大红暗花秋衣的老太手中接过钥匙和一张皱巴巴的钞票,气往上顶,想质问女人为什么不去接孩子,可走了两步又退了回去。回到车里,她用手机拍下男孩家的单元门,发动车子。

大雨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行人在路上疾行。刚才那一幕在朱毅冉的内心反复发酵,令她越发庆幸自己三年前的决定。

2015年,朱毅冉师范学院毕业后,只

我家没买过甲鱼。这次妻子派我到市场买甲鱼,是因为岳父生了肿瘤,体质虚弱,医生建议进补甲鱼汤。买甲鱼的事,我自然义不容辞。

我对同事李洋说我没买过鱼。他却耐心地对我说,买各类水产,你哪儿都不去,就到和平市场水产大厅第三个摊位,找那个瘦高个儿就行。

我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大脑快速地搜寻着李洋说的地方。“第三个摊位?是从哪头数起?”

“第三个摊位就是第3号,摊位上编着序列码。”

“瘦高个儿?有多瘦多高?”

李洋长舒着气:“你没去过和平市场吧?接下来你是不是还要问和平市场在哪儿?”

“嘿嘿,我真没去过。”我不好意思地笑。

“那我带你去。”李洋说。

和平市场,原来就在我上班的途中,出了公司大门,没有几步路,只是市场入口朝向和平小区的内部道路,稍显隐蔽便缺少注意。

下班后,李洋带我去和平市场。一进水产大厅,一股腥味扑面而来。他轻轻一挑手臂,我随之望去,进门后第三个摊位的柜棚上,红油漆喷涂着“3”字。我明白李洋的意思,这应该就是他说那个摊位了。

我悄声问:“这个摊位的水产,是比其他卖家的新鲜?便宜?”

“公道!”李洋一边对我说,一边笑着“瘦高个儿”摊主打招呼:“大陈忙着呢!”

“李哥您好!您好!你们先稍等一会儿,我把这条鱼处理完了,就给您捞。”瘦